

• 抗肿瘤方剂研究专题 •

明清时期乳岩分期论治特色分析

刘志恒¹, 石东平², 曹丽娟¹, 吴国英¹, 袁冰¹(¹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 100700; ²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明清时期是乳岩证治理论的成熟期, 医家们对乳岩划分为初起、已成、已溃三期。将治疗乳岩的方剂按照三期系统整理, 具体论述三期的证候特点、治则治法, 并举例分析相应治疗方剂及其组方配伍特色。乳岩初起与情志密切相关, 多初生小核, 可选择十六味流气饮等方剂疏肝理气健脾, 配合情志调节早期干预可以控制乳岩, 体现中医“未病先防, 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思想。已成期肿势渐甚, 成脓未破, 以内消痈肿、外托排脓为主, 可选择加减栝蒌散等方剂。已溃期大多气血两亏, 治法主要为大补气血, 可选择洞天救苦丹系列方等。总结明清时期对乳岩病的三期证治, 尤其初起期选择适宜方剂并配合情志调节可使乳岩消散, 以期丰富现代对乳岩的认知, 为临证提供借鉴。

关键词: 明清时期; 乳岩; 分期; 方剂; 乳腺癌; 文献研究

基金资助: 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 (No.CI2021A00208)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d treatment of mammary carcinom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U Zhi-heng¹, SHI Dong-ping², CAO Li-juan¹, WU Guo-ying¹, YUAN Bing¹(¹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²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the mature period of the theory of the treatment of mammary carcinoma. The doctors divide mammary carcinoma into three stages: initial stage, completed stage and collapsed stage. The prescrip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mammary carcinoma we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according to three phases, and the syndrome characteristics, treatmen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three phases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prescriptions and their compa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by examples. Mammary carcinoma is closely related to emotion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re are many primary small nuclei. In the initial stage, formulas such as Shiliuwei Liuqi Decoction are chosen to disperse the liver, regulate the qi and strengthen the splee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with emotional regulation can control breast cancer. This reflects the TCM philosophy of 'preventing the disease before it occurs, and preventing the disease from changing'. In the completed stage, the swelling is getting worse, and the pus is not broken. At this stage, the main purpose is to eliminate carbuncle and swollen, external support to discharge pus, and choose to modified Gualou Powder. In the collapsed stage, most of them suffer from loss of qi and blood. The main treatment method is to replenish qi and blood, and choose Dongtian Jiuku Pill series of prescription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three-phase syndrome and treatment of mammary carcinom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stage, choosing appropriate prescriptions and coordinating emotional regulation can make the symptoms dissipate. This article aims to enrich the modern cognition of mammary carcinoma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diagnosis.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ammary carcinoma; Stages; Prescription; Breast cancer; Literature research

Fun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ject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No.CI2021A00208)

乳岩以乳房部结块, 质地坚硬, 高低不平, 病久肿块溃烂, 脓血污秽恶臭, 疼痛日增为主要表现的乳房癌病。“乳岩”病名首载于南宋陈自明《妇人良

方》, 其后的中医典籍多沿用这一名称, 乳岩的别称包括石痈、奶岩、乳石痈、石奶、乳栗及乳癌等^[1], 相当于现代的乳腺癌。

通信作者: 袁冰,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邮编: 100700, 电话: 010-64089126
E-mail: 745162432@qq.com

明清以前乳岩证治

纵观历代医家对乳岩病的论治,明清之前论述乳岩的医家较少且理论相对简单。如《疮疡经验全书》指出乳岩之名的由来:“捻之内如山岩,故名之”,并提倡早期治疗,“若未破可疗”“已破即难治……内溃肉烂见五脏而死”^[2]。元代医家朱震亨指出情志因素对乳岩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忧怒郁闷,听夕累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其治疗方剂上多运用青皮汤、加减小物汤^[3]。南宋医家陈自明认为:“若初起内结小核,或如鳖棋子……此属肝脾郁怒,气血亏损,名曰乳岩为难疗”,其认为郁怒导致肝脾两伤,从而导致气滞痰凝于乳中,治法为疏肝补脾且忌用攻伐之品,“乳岩初患,用益气养荣汤、加味逍遥、加味归脾,可以内消;若用行气破血之剂,则速其亡”^[4]。

可见,明清以前的医家对乳岩的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及治疗方剂已有一定的认识,多认为乳岩由情志因素引起且提倡早期治疗。

明代《外科正宗》乳岩三期证治理论

明清时期乳岩病的证治理论日趋成熟^[5],其中三期论治是其特色。乳岩之三期论治形成于明代陈实功,其于《外科正宗》一书对乳痈乳岩进行三期划分:“初起红赤肿痛,身微寒热,无头眩,无口干,微痛者顺……初起一乳通肿,木痛不红,寒热心烦,呕吐不食者逆。已成……已溃无脓……形体日削者死”^[6]。“初起”“已成”“已溃”是其对乳痈乳岩的三期划分,且说明每一期的“顺”“逆”特征。治则治法上,其认为初起期可用散之、清之、疏肝行气等3种治疗方法,已成期可用托里消毒、急开、补托的治疗方法,已溃期可用大补气血和养血清肝的方法解决。

由上可知,陈实功首次将乳岩病分为三期,并详述每一期的顺、逆之证,同时给出每期的治疗法则,较前代医家对乳岩病的认识更为完善,但针对三期未明确提出对应的治疗方剂。

明清乳岩三期论治

随着三期论治的提出,后世医家也常运用“初起”“已成”“已溃”或意思相近的词汇描述其治疗乳岩之方剂,但无医家对三期论治的方剂进行系统总结。现以“乳岩”为关键词查阅明清古籍,排除未提到初起、已成、化脓、溃脓等词汇的方剂以及无名方剂,发现32首方剂可以用于治疗乳岩病。适合初期的方剂有逍遥散、加味逍遥散、归脾汤、加味归脾

汤、阳和汤、加味阳和汤、犀黄丸、香附饼、小金丹、益气养荣汤、荆防败毒散、青橘饮、神效栝蒌散、七宝丸、青皮散、连翘金贝散、紫元丹、十六味流气饮等18首方剂。能治疗已成期的方剂有加减小物散、乳吹乳岩方、芎归疏肝汤、仙方活命饮、五通丸、化坚汤等6首方剂。能治疗溃后期的方剂有定岩散、千金托里散、洞天救苦丹、银花汤、致和散、延仁汤、化岩汤、香贝养荣汤等8首方剂。以下按三期各举方剂分述之。

1. 初起期

1.1 初起期特征 明代薛立斋《女科撮要》记载:“乳岩属肝脾二脏郁怒,气血亏损,故初起小核,结于乳内,肉色如故”^[7],其认为乳岩初起由情绪诱发,郁怒导致肝脾二脏气血亏损,从而令小核结于乳内,初期肉色不变,且其相关病案中也常提到情绪因素。清代王洪绪《外科症治全生集》乳岩治法中记载:“初起乳中生一小块,不痛不痒,症与瘰癧恶核相若,是阴寒结痰,此因哀哭忧愁,患难惊恐所致”^[8],其认为乳岩初起期因哀哭忧愁、患难惊恐等情绪导致阴寒结痰,从而于乳中生一小块,不痛不痒。

可见乳岩初起多因情志诱发,由于悲忧惊恐等情绪导致肝气不疏,气血内耗,肝脾失调,从而引起乳房内生异物,“小核”“小块”“梅核状”“不痛不痒”“肉色如故”等描述比较直观地说明乳岩初起的特征,治疗方面多以疏肝行气健脾、补气养血为主。此期病情尚轻,初生结核尚未化脓溃烂,程钟龄、薛立斋等多位医家提出应于此期及时治疗且认为可以治愈。

1.2 初起期治疗方剂分析 18首方剂中绝大多数以疏肝行气、健脾兼补气血为主,其中十六味流气饮为医家运用较多且主治功效突出,同时具备疏肝行气、补气养血等功效。

十六味流气饮治疗乳岩较早见于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其言:“妇人乳岩,始有核肿,如鳖,棋子大,不痛不痒,五七年方成疮。初便宜多服疏气行血之药,须情思如意则可愈……此疾多生于忧郁积忿,中年妇人。未破者,方可治;成疮者,终不可治。宜服十六味流气饮”^[9]。“始有核肿,如鳖,棋子大,不痛不痒”等为乳岩初起的特征,“疏气行血”乃初起期的治法,与十六味流气饮的药物组成、功效相匹配。明代医家武之望在《济阴纲目》^[10]中对其进行方

药分析,认为乳岩生于郁气,病机为肝郁不疏、痰气凝滞久而成结核,运用风药从其性,如川芎、防风、白芷之类;气药行其滞,如厚朴、枳壳、乌药、槟榔、紫苏、桔梗之类;再用人参、黄芪、当归、白芍以补气血,当归、肉桂以活血和血。疏风、行气、活血、和血兼补气血四法同治,符合乳岩初起的治疗。

2. 已成期

2.1 已成期特征 清代吴谦《外科心法要诀》记载:“若年深日久,即潮热恶寒,始觉大痛,牵引胸腋,肿如复碗坚硬,形如堆粟,高凸如岩,顶透紫色光亮,肉含血丝”^[11]。可见,随着乳岩日久不愈,肿势加重,疼痛加重,“顶透紫色光亮”是已经成脓之征兆,但尚未溃破,治疗方面可以内消痈肿、外托排脓为主,运用合适的方剂施治也尚可控制病情。

2.2 已成期治疗方剂分析 加减栝蒌散等6首方剂均能作用于已成期,促进消肿排脓,其中加减栝蒌散治疗效果较突出且有进行加减运用。

清代祁坤《外科大成》中记载加减栝蒌散:“治内痈脑疽背腋诸毒,瘰癧便毒,乳疽乳岩等症,未成者即消,已成者速溃。大栝蒌 当归 没药 乳香 甘草 金银花 生姜 用无灰酒二碗,煎一碗服,将溃者,加皂角刺五钱”^[12]。“未成者即消,已成者速溃”,可见加减栝蒌散可以作用于已成期,加减栝蒌散于神效栝蒌散的基础上增加金银花和生姜两药,且加减运用皂角刺治疗“将溃者”。神效栝蒌散中的乳香与没药本身具有活血行气、消肿止痛之功效,增加的金银花解毒消肿,皂角刺消肿托毒,令解毒消肿的作用增强,更能促进脓毒外溃。

3. 已溃期

3.1 已溃期特征 清代吴谦《外科心法要诀》记载:“先腐后溃,污水时津,有时涌冒臭血,腐烂深如岩壑,翻花突如泛莲,疼痛连心。若复因急怒,暴流鲜血,根肿愈坚,期时五脏俱衰,即成败证,百无一救;若患者果能清心涤虑,静养调理,庶可施治”^[11]。

“涌冒臭血、腐烂深如岩壑、翻花突如泛莲”可见溃烂的严重程度,若不能合理调节情绪很容易加重病情,甚则不治。此外,清代陈士铎《辨证录》^[13]认为,房事与误服败毒之药会加重病情,因房事与毒药攻伐太过会引起患者气血大亏,从而导致疮口溃烂,病情恶化。

可见,乳岩后期溃烂多因失治误治,生活不节制所致。溃烂程度越重代表病情越重,“岩壑”“泛

莲”将溃后的特征形象化,较为符合现代乳腺癌晚期的特征。疾病的恶化会影响患者的情绪,而情绪失调更会加速溃烂,最终“即成败证,百无一救”。溃烂期患者主要表现为气血两亏,病情险恶,治法主要为大补气血,但大多预后不良,医家治疗时也多铤而走险,挽救患者于一线生机。

3.2 已溃期治疗方剂分析 治疗已溃期的8首方剂中千金托里散、洞天救苦丹、银花汤、延仁汤及化岩汤等均能够补气养血,且洞天救苦丹系列方可以系统治疗已溃期。

清代鲍相璈在《验方新编》中记载:“凡诸疮溃烂不堪,难以收功者,用洞天救苦丹……所空隔之日以醒消丸……服后毒水流尽。七日后,再服醒消丸两次,接服大枣丸,每日各进五钱,最危险者可奏奇效”^{[14]379}。此处记载已溃期的治疗方剂运用,且提到特殊的服用方法:洞天救苦丹与醒消丸交替隔日服用,脓水流尽七日后服醒消丸,最后服用大枣丸,认为即使最危险情况也能取效。

洞天救苦丹中露蜂房、雄鼠粪乃解毒消痈之品,青皮、苦楝子乃疏肝行气之品,四药以陈酒送服加强排脓消肿之功效,共同促进毒水流出。不能日日连续服用,究其原因乃败毒之品易导致气血亏虚,如果用药不当会加重病情。醒消丸的作用是消肿止痛,“醒消丸,治疗疮及一切大热病毒肿痛不已,立能消肿止痛,乃疗痈之圣药也”^{[14]361},与洞天救苦丹隔日交替服用,一是为防止前方消耗气血太过,二是消肿同时帮助患者减轻疼痛。而大枣丸补益气血,于恢复期服用,《外科证治全书》中记载:“大枣丸,凡溃烂不堪之证将见内膜者,先用洞天救苦丹等药托尽毒气,以此丸补益收功”^[15],可见当毒气托尽时需服用大枣丸来补益气血,配合另外两方共同治疗已溃期。

讨论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1年版)》认为:“中医在乳腺癌的综合治疗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乳腺癌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临床上主张‘分期辨证’治疗,即采用围手术期、围化疗期、围放疗期和巩固(康复)期几个阶段”^[16],中医治疗为乳岩治疗辅助手段,虽然提到相应的分期辨证,但多围绕西医手术的进程而来,中医对乳岩分期论治的自身特点并未体现。

此外,其指南认为中医对乳腺肿瘤“治未病”有独特优势,但未提供具体治疗方法^[16]。明清医家对

乳岩病初起期的认知和诊疗,是对乳岩病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治未病思想的一个重要阐释。乳岩发病年龄一般在40~60岁,绝经期妇女发病率相对较高^[17],此年龄段的人气血已亏,情志影响是最大的致病因素。通过分期论治发现,乳岩的早期形成多由情志诱发,绝大多数医家认为情志因素导致肝气不疏,气血内耗,肝脾失调,从而导致乳房内生异物,乳岩也由此产生。现代众多研究表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与情志密切相关^[18-21]。《疡科心得集》明确记载调控情志的重要性:“夫乳岩之起也,由于忧郁思虑,积想在心,所愿不遂,肝脾气逆,以致经络痞塞结聚成核……如能清心静养,无挂无碍,不必勉治,尚可苟延。当以加味逍遥散、归脾汤,或益气养营汤主之”^[22]。再如《女科撮要》中明确记载早期治疗可以痊愈:“乳岩属肝脾二脏郁怒,气血亏损,故初起小核……用加味归脾汤、加味逍遥散、神效瓜蒌散,多自消散”^[7]。因此调控情志可以降低乳岩疾病的发病率,且配合方剂治疗可以于初起期治愈乳岩。

综上,乳岩初起期适合疏肝理气、健脾兼补气血,促进乳内结核的消散,如十六味流气饮的运用;乳岩已成期适合消痈排脓,如加减栝蒌散的运用;乳岩已溃期适合补气养血兼排脓消肿,如洞天救苦丹系列方的运用。乳岩初起与情志关系密切,初起期调节情志的同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方剂治疗即可消除疾病于萌芽之中,符合中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思想。

参 考 文 献

- [1] 朱建平.中医名词考证与规范.4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558-559
- [2] 宋·窦汉卿,辑著.疮疡经验全书.明·窦梦麟,增辑.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105
- [3]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29
- [4] 宋·陈自明.《校注妇人良方》注释.薛己,校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450
- [5] 李孜睿,柳越冬.乳岩病证治源流.辽宁中医杂志,2017,44(5):937-939
- [6] 明·陈实功.外科正宗.张印生,韩学杰,点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142-143
- [7] 明·薛己.女科撮要.吴小明,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29
- [8] 清·王洪绪.外科症治全生集.夏羽秋,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13
- [9] 明·龚廷贤.龚廷贤医学全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343
- [10] 明·武之望.济阴纲目.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274
- [11] 清·吴谦.外科心法要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233
- [12] 清·祁坤.外科大成.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305
- [13] 清·陈士铎.辨证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536-537
- [14] 清·鲍相璈.验方新编.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361,379
- [15] 清·许克昌.外科证治全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1:193
- [16]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1年版).中国癌症杂志,2021,31(10):954-1040
- [17] 陈红风.中医外科学.4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16
- [18] 张兆洲,王炎,张怡,等.情志理论在肿瘤防治中的作用初探.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7):3329-3334
- [19] 黄琬晴,郑轶枫,王能,等.基于情志致病理论的肿瘤病机与中医药干预研究.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9):5441-5444
- [20] 马胜男,王志鹏,曹芳.基于情志伏邪理论探究乳腺癌因病机的研究进展.河北中医,2020,42(7):1101-1105
- [21] 刘静,陆德铭.陆德铭教授谈乳腺癌与情志.西部中医药,2016,29(7):49-51
- [22] 清·高秉钧.疡科心得集.田代华,田鹏,点校.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51

(收稿日期:2022年2月18日)